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近報叢譚平虜傳 第一卷

奴酋率虜入寇（叢譚）

卻說東酋，自奴兒哈赤被我兵敗衄，發背身死。自後兩三年來，不敢入寇，李永芳身受奴封王號，也貪富貴逸樂，因此遼東干戈稍寧。不意二年秋間，李永芳謀主李伯龍，復唆奴主人寇。又懼遼東一帶把守嚴密，於是渡河西來。先埋細作束不的，帶銀兩來高台堡羅米，俱裝作我民模樣。時在收割，不論多寡，盡皆要羅，雖一升一合，亦把銅錢零買，在葫蘆嶺中貯積。奴酋性最淫蕩，高台堡上過往幾個娼妓，他見了，不禁心動。曾習得我南人說話的，走向前，對著娼妓通了一個假名假姓假籍貫，在堡上買酒買肉，擺了一兩桌，和那婦人一杯一杯的吃，留住同宿，留連三五日。時堡上也有三五個少年，見他不放這婦人出來，週日只在奴兒居住所在打探，未免叫人串通那妓女來玩耍。那些奴酋也怕生了事，露出奸細，只得放出與那些後生邀生，重重把些銀子送與妓女，囑付道：「我們一向在瀋陽等處生意，今已二□餘年了，所以我們飲食各項，都與那邊人一般，身子更自在，未免有些腥氣。娘子，我和你數日恩愛，也是前生姻緣，須記得一夜夫妻百日恩，外面對人，須代掩飾掩飾，替我們遮遮短處。」妓女道：「不消說，自然自然。」不曉得這女子正在疑惑，見他恁的說，一發疑了，逢著這幾個後生，又是俊俊俏俏人，兩下吃酒，挨肩促膝的坐。一個把鼻子在女子身上嗅了兩嗅，道：「娘子，你姐妹們是乾乾淨淨的，唱詞中云：『行也一陣香，坐也一陣香。』你如何衣服上帶些腥氣？莫不是帶多些射？」那女子見他這般說，紅了雙臉，羞答答的道：「我原也沒有這氣息，為這兩日被那羅米客人接去，惹成這氣息。我也疑惑他，他道：『自幼在遼東外生意，因此帶了臊味。』他叫我代他遮遮短處。難道是我生成的？怕你們要笑。」內一個道：「莫管他，過一會，把些劉鶴家玉容香肥皂與他洗洗澡，換了一身衣服，依原香噴噴的。」

一個道：「依我看起來，莫不是東西夷人，裝客人羅米的？噢！若是東西夷來此羅米，不是好消息！」於是一傳□，□傳百，各處都有些喧傳，然多有半信不信的。

那奴兒聽得人疑出他的行藏，托言我們暫回，□月間來搬去羅，悄悄走了。於是九月秋抄，遂率虜數萬餘人，從山東間道，直至遵化，一路搶擄鄉曲。時虜押兵人，風聞稱為大都督，與六王子寇鐵山、遵化管下地方，殘殺多少人民，又盡收其牛馬鵝鴨等物，分給眾酋。凡民間女子，老者棄之，少年貌美者，擄之而去。你看那些美貌被擄的女子與遵化人民逃奔者，正是：

平土人脆弱，來兵皆胡羌。
獵野圍城邑，所向悉破亡。
斬截無子遺，屍骸相掌拒。
馬邊懸男頭，馬後載婦女。
長驅西入關，迴路險且阻。
還顧邈冥冥，肝脾為爛腐。
所略有萬計，不得令屯聚。
或有骨肉俱，欲言不敢語。
失意幾微間，輒言斃降虜。
要當以停刃，我曹不活汝。
豈復惜性命，不堪其詈罵。
或便加棰杖，毒痛慘並下。
旦則號泣行，夜則悲吟坐。
欲死不能得，欲生無一可。
彼蒼者何辜？乃遭此厄禍！

時村曲百姓紛紛逃竄。飛報入遵化城中，城中男女，但聞悲號之聲。縣官聞此，亦為涕淚沾襟，督率快役百姓守城。奈那些快役百姓昇平日久，耳不聞金鼓之聲，足不履戰陣之危，一旦當此，有手忙腳亂、心驚膽戰而已。能保其無虞哉？

奴酋布梯陷遵化（報合叢譚）

奴酋兵屯遵化，離城□里紮營，插標直至城下，曰：「城中官民自備，開城投降，則性命可保；若待我大兵壓城，必為齧粉！」城上民快人役聞言，相顧失色，慌忙走稟其縣官，曰：「小小遵化，皂快百姓，不過二千人。聞奴酋至□萬，即人手一石，也可投破吾城，願爺爺熟思之。況適插標人來我城下，說道：『開城投降，則性命可保，不然，大兵壓城，則齧粉矣！』」縣主聞言，亦為彷徨，泣曰：「不意遭此大難，第我身受國家深恩，當以此城為存亡，萬一可保，我汝皆其福也；萬一不能守，則任汝等逃生矣。」

虜至城下，矢石飛下，虜亦為之卻步，笑曰：「斗大孤城，能得幾許矢石，足以拒我？」忽虜中馳出一酋，揚鞭策馬，於遵化城下往來飛奔，四門周視。時已日西，忽虜中又走出一酋，手拿一黑旗，亦策馬揚鞭，往來城下。縣官見之，不知何為，顧旁一軍曰：「可以石投也。」其軍持石，若不勝之狀，石拋下城，止盈丈地，而酋已遠。及酋飛馬再至，又顧呼弓箭手曰：「此往來馬上者，酋長也，可射之。」

弓箭手甫持弓，而手搖搖，矢旁墜。縣官曰：「爾輩如是，奈何？」忽虜中鳴鑼數聲，將眾收回營中。城上各快役喜曰：「虜去矣！便請歸衙休息。」縣官曰：「虜情莫測，豈可懈於提防！」

至夜半，又聞金鼓之聲，將城四面圍困。各酋手持布梯，拋搭城垛上。城上見布梯搭住了城垛，有將手去爬脫的，則下已墜緊，不可脫。有將刀去割的，則下已有箭射上，手忙難割，只是亂把灰瓶石頭丟將下去。賊下用木棚遮住，個個從布梯上，搬上城樓。我兵見賊有幾個上城，無不魂消魄散，四處喊叫曰：「賊來矣！賊來矣！」眾快役拋了器械，走回家去，呼兒喚妻，四散逃生。城中男女，號泣震天。賊遂大開城門，喧傳道：「百姓官民人等，有願投降削髮者免死，不降者誅戮。」於是有願降者，有逸去者，至婦人則腳小難移，選其美而少者，留住城裡，各賊擁為美姬，老弱男女殺無數。縣官亦不知其去向矣。

其縣堂，則酋長云：「大都督居住。」民居則分眾賊住紮，共安營□三座，近於京都四面四五□里屯紮，聯絡百里餘。丞迎接奴賊於東路安營。次日，遂分調各酋賊，或三四□，或一二□，撥去鄉村搜擄。當時八衛兵將，大同、宣武、定保，先點兵入衛，屯在南面；後紫荊兵屯西面；東路兵在北；天津兵在沙窩門；河間兵屯本京。

惟時遵化百姓，日則避入山林密處，夜有膽壯的，也去人家空房子搜尋些攜不盡的飯米充飢。時有兩個後生，同是逃難人，手提兩把樸刀。當夜天昏地慘，月色天光，各賊都去睡著，止有巡更人等巡視。後生驀地來一個大房子後門曠僻處躲，忽見一個女子輕輕悲啼，走出後門，仰面觀天，禱祝道：「皇天照鑒，鑒奴苦情。奴囚底賊，你劫了我家錢物，殺了我的父親，拆散我家夫妻，淫辱我的身子，我今生料不成得個人。」就身上解下抹胸，看著一株大樹上，掉將過去，道：「我的爹爹，陰靈不遠，你在鬼門關下相等，我生為遵化縣人，死為遵化縣鬼。」

待把頸項伸在抹胸裡自弔，忽然黑地裡隱隱見泥牆子背邊兩個漢子，手中拿了兩條樸刀，走近前，指著女子道：「不得做聲，

我都聽得你說底話。你如今休尋死處，我救你出去，不知如何？」女子道：「恁的時可好。救得奴出去，賊平日，自當酬謝。」漢子道：「我姓馮，叫作馮錦。他姓褚，叫作褚袍龍。當初來這裡，指望偷些個雞羊米糧等物，僻處去吃。今日卻撞著你，也是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救你出去，卻無他事，不得慌。請問娘子，那家宅眷？」女子道：「妾姓陰，羞人答答的，身已被辱，還有甚臉嘴說名！」

正言語間，只聽得營內唉的一聲，似說走了走了一般。

馮錦道：「快些走！」把這陰氏扯走到泥牆邊，他兩個用力打一聳，陰氏騎著牆頭，兩個把樸刀一點，跳過牆去，接這陰氏下，馮錦一背背了，褚袍龍一步步跟著。行了幾步，則見黑地裡把一條筆刀槍，看得親，喝聲道：「著！」向馮錦前心便擡將來，但聽見「咔嚓」的一聲響。這人是牆外巡邏底賊，見兩個漢把兩條樸刀，跳過牆來，背著一個婦人，一槍擡將來，黑地裡馮錦側身躲過，一槍擡在牆上，正搖那槍頭不出，褚袍龍見了，走近前，望黑地猛用力一樸刀砍去，把那賊砍為兩截。

兩人把這女子救出在僻靜處躲，相敬如兄妹。不兩日，撞著自己的丈夫。這女子與丈夫說他兩個仗義好人，並與他無一些點染。他的丈夫也感激他，拜謝了去。北來人述聞此事，記之，以見急難中亦有見色不亂之人如此。

當時奴賊犯境，凡我臣民，有能設奇破虜者，無不奏聞。有吏部驗封司主事楊仲一本：架炮滅虜事。奉旨：「著楊主事同總協調度試用。」初□日，楊主事早赴朝陽門城角，望城外無人地方，設炮架一位，祭拜禮畢，適遇工部尚書張鳳翼、陝西道御史趙延廣、山西道御史喻思恂等，同觀運炮。楊主事親指點員役，教其運石之法。初發一石，直從雲端飛墜，越度河外百步餘，連發數石，俱飛擊如前，眾皆喝采。第未知後事何如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奴酋陷順義良鄉縣（邸報）

奴賊犯我天朝，督師袁崇煥，亦帥兵萬餘，前來征剿。

奉旨屯紮薊州城內。奴兒拔營而西，住紮通州地面。富豪村、上村，離通州止三□里遠近，越薊州直攻順義縣。縣中聞賊插標來寇，紛紛走出城去者，不計其數。待虜賊長驅至城下，城中快役不戰而靡。風聞順義縣官降奴，奴酋遂據順義縣，擄掠一空。一吏道：「今即乘勢由懷柔縣去，先攻破昌平州。」一個道：「也須稟過大都督再去。」

次日，酋長遂分撥各酋，在通州管押鄉村殺掠。順義有一人，姓蔣名玉的，同三四人從順義城西門騎馬奔出。賊見，大喊追殺。內一人，馬腳被石撞倒在地，賊人趕慌，亦被那人絆了一腳，也翻掀馬下，蔣玉三人，遂得策馬遠走。

賊起，大怒，遍搜其身上所帶物件拿去，將來者一刀殺死。時逃民多被擄入虜營，原任山東右布政米萬沖，有一莊客，同在被擄。一賊道：「須把這些人削去頭髮。」一賊道：「待見過大都督，再把來削髮未遲。」遂吩咐所擄人，一半去搬草，一半去運水米，莊客也在那裡搬草料喂馬，時□二月初一日，盡力搬運。各賊見這些人似怕事的一般，不□分提防他。

次日，米莊客對那些同搬運人道：「不如和你們走了罷。」有幾個膽大的也都道：「走了罷。」有多少膽小的道：「到他曉得，趕來拿住，更死得快些哩！」米莊客自思：「這卻不穩當，我若要走，悄悄走了去，何必與他們商量？一旦被賊看破，真個死得忒快些。」心問口，口問心，同幾個膽大的，只佯云搬草料，乘隙走去京城，報知米爺府內。

不兩日賊又紮營南海子牆內，紮立□營，約有萬騎人馬，驚動神京。

聖上震怒，頒下聖諭。詔曰：

朕惟蠻夷猾夏，自古未無。雪恥除凶，必借群力。朕奉天御極，思與華夏蒼赤，共濟安。奴孽本我命夷，凶特餘惡，憫然不遑，越遼犯薊。我邊城將吏，法遠忘戒，致彼蹂躪，漫薄邦城。已命六師於，備備於內，關寧諸鎮兵馬，堵截於外。蠢爾小丑，尚肆咆哮。凡我臣民，共宜蘊憤。乃八衛兵將，自大同、宣武、保定先至，山東、河南、延綏，已經遣調，尚未速赴，遷延日久，蕩掃無期。赤子虔劉，朕心何忍？茲特詔諭省鎮文武官吏，凡督撫有建牙之責者，聞報即執精銳，整率器甲，簡授良將，星馳急赴應援；近地撫臣，躬提入衛，但以驍勇砍敵為功，不拘部調原定之額。所部人才，有智略出眾，勇力超群，預備設奇衝鋒之用者，即令隨軍省效，疏名奏聞。其道將以下，及夫參游各官，有志負吞胡，才優克敵，及廢閣將領等官家丁，足備可當一部，撫按驗明，給發前來，立有成功，不次資擢。京城內外，不論官士軍民，募帶壯士，設奇制勝，或劫賊營，或焚毀攻具，論功敘賞，朕無所靳。若奉調兵將，逗遛不即前進，及與閩秉大臣，坐視寇傲，罔聞急公者，逮問懲處，有祖宗之法在。

聖諭一頒，天下援兵，遂前後陸續到京，同心滅虜不難者。

卻說奴賊掠殺通州地方，攻破順義。又分兵一支，插標西抵，攻良鄉縣。一支插標東抵，攻固安縣。良鄉知縣，盡力保守。賊於良鄉城下說曰：「小小城池，豈能死守？不如早早獻城，我兵只拿你城內錢糧，與官民無仇。若待我攻入城中，則是拒我，將寸草不留也。」縣官顧謂快壯百姓曰：「虜情不測，無聽彼話，自取罪戾，今日只有效死一著。我欲叫一的當人齎一個文書進京，討支救兵，此為上策。」內有一快壯曰：「小的願往。」縣官曰：「四面敵賊，如何出得此城？」壯曰：「夜深用繩索弔下城，我自能走脫得。」

是夜，伺賊休息時，將索弔下快壯二人。二人悄地走入京城。城內把守嚴密，快壯通稟，查驗放入。時□二月初三日，正欲遣兵救衛良鄉，忽報稱良鄉縣已失了。百姓奔命逃生，悲聲載道，正是：

萬民愁慘嘗奴囚，哭泣相連神鬼憂。

暮雨晚風關地冷，阿誰擒虜覓封侯。

未知攻打固安縣何知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固安縣劉伸守城（報合叢譚）

卻說這奴酋，一面攻打良鄉、固安等縣，一面分兵截搶煤、米、柴、炭。當時插標欲攻固安，本縣知縣劉伸聽得要來他固安，督率鄉紳士民人等，曰：「各位老先生，與諸位賢契，及我百姓！學生不幸作了一縣之主，受朝廷的深恩，今遇此禍難！凡列位與百姓，有富饒之家，大眾出力，造打火器，以為守城之具。」於是各鄉紳、各士民，預備有火器者，盡皆拿出，四門設備。

時賊營與固安地距五□里，聞劉知縣防備嚴密，也不敢輕進。先遣數騎前來固安打探，剛遇劉知縣也叫快壯數□人前去，吩咐道：「若遇賊夷哨探人，並力擊殺之，則彼消息不通，彼必知懼矣。」眾快壯領命，各帶弓箭，前往賊營，路遇韃賊數騎，正在相撞，各快壯認是韃賊，當面遮殺。不曉得固安這些路徑，賊人生疏，我民慣熟，況我人多，生擒了四個，別的見這些快壯奮勇，拚死走回。

眾快壯擒得四夷賊，進了固安城，見劉知縣，獻上四夷。劉知縣審問他賊營事情，賊云：「近已插標至天宮苑，早晚就來攻打固安。聞得這邊守把得緊，因此先遣人來打聽。」還說了多少話，語不甚明。劉伸笑道：「你奴賊殺害我人民，不知多多少少！我也將這四個賊囚將來梟示，泄我人民之忿。」叫聲：「斬！」隨即擒去□字街頭，斬首號令。頃刻間，忽然沙塵蔽天，大虜蜂擁而來。劉伸急率眾登城，只見賊眾四面攻圍。劉知縣安插已定，將火炮相連放下，賊不知防，打死□數人。賊兵散而復合，城中炮盡。

劉知縣厲聲言曰：「我固安縣城中，民窮財盡，都是貧困寒室，並無富家，你縱能攻破我城，亦無物件可供你的搶掠，徒勞無益。」賊曰：「良鄉知縣已獻城投降，免他生民塗炭，爾尚自執迷不降耶？速速獻城，官即吾官，民即吾民。」

劉知縣曰：「寧與城斃，決不獻城！」於是賊怒，遂多紮軟梯，矢石如雨。城上快壯鄉兵，心膽俱墜。賊從軟梯相繼扒入，大開城門，打入縣衙，傳令遍城搜獲劉知縣，把來斷屍，償我四個哨探的命。隨將城內年少及少年女子，留於城內，老幼驅至城外濠邊，一個個殺死在城濠下，濠水盡成血流。那些屍首，橫相枕藉在橋岸上。也有殺不盡的，詐作被殺死模樣，倒在死屍堆中。天色黃昏，賊收眾人城。時年□二月初四日也，正是：

濠水不清為血淋，枕骸遍地更傷心。

誰無子母夫妻戀，死別生離淚滿襟。

時有一個人，倒在屍中，晚來忽聞呼喝聲，他忖道：「兵凶時，賊已據去城邑，尚有甚麼官員到此？」又想到：「天昏地黑，目不見人，諒賊早已入城。」張目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幾個鬼役，跟著一個判官，在那裡點名，叫一名，死屍裡卻會應一聲，叫兩名，死屍裡卻會應兩聲，點了百數□個名，死屍裡也會應了百數□聲。他又想到：「幽冥生死事，卻是有的。」及點完，不見叫他的名。一鬼役指著這人道：「那裡更有一個未點，是甚人？」判官道：「這是涿塵裡管押的，不是這固安簿內人。」鬼役去了。

約莫更靜時候，爬出屍骸堆裡，走過濠橋，獨自一個行了四五里遠近，忽見兩個人，也是逃難的，他卻認得他一個是濠橋外住的湯秀才，拿了幾根線香走路。這人走近前道：「相公，那裡去？我也是逃難的人，跟著你二位好行路。」秀才道：「你早見賊打破城時，卻怎的？」那人道：「壯者留在搬草運水，婦人留住伴睡，老幼都驅出城外殺死。好不害怕人也！」秀才嚶嚶的哭了兩聲，道：「我們雖早將家眷走脫，我獨自在此打探。只固安城，我也好幾們親戚，想都遭毒手。可憐，可憐！」

那人又道：「這是分定。我今早也被他趕出城來殺，被我許死，倒在死屍堆裡，見許多鬼點死人的名，點不到我，說我是涿塵裡客押的，不是固安簿裡人。我也不省得怎麼說。」

三人走了一夜，止走得二□里路，天色微明，那秀才兩個道：「且躲入山林僻處，前面恐有虜賊抄掠。」那人道：「恁樣我先走。」兩日間，有逃難人說涿塵上殺了百多人。

及賊退，這秀才也往涿塵上，那人已被殺死道旁。他兩人不勝惶。轉增淒涼，正是：

日光草短青山寂，月苦霜白敗葉蕭。

不禁傷心雙眼淚，氣吞胡虜寶弓雕。

凡賊每攻破一城，輟肆殺戮，除非要驚唬人心，不敢守城，希圖人順他。朝則出搶掠村莊，暮則歸營獻功聽點，此其故智也。

郭壯丁扮乞食探營（報合叢譚）

右府都事郭九圍衙，有個壯丁，他家住固安縣，先賊未寇固安時，他早扮作乞丐人，手拿了木瓢竹籃，裝成爛腳行藏，沒人處則拽開大步走，若逢著賊，則遠遠避開，若是避不及時，詐作一步一拐，假忙忙的，自海子西紅門一帶，越度賊營。時逃難的不知多多少少，這郭壯丁也不去和那眾人同走，只獨自拐的拐的，迤邐而行。

擄掠賊人，驀地見有數□人，運煤擔米進城，賊便哨將起來，四邊賊人，聽得是他伙內哨聲，各各嘯聚，向前追趕，要來奪煤搶米。那車夫見賊追趕，只得丟了車，任他奪去。又驀見一伙逃民，各執器械，這些奴賊，便哨聚追殺，逃民不敢抵敵而走。凡遇著空行漢子，未帶有衣服鞋襪者，向前走過，一把扯住，逃民便不敢動。每三四人趕押至□數人，並未有一人敢奔走的，趕去營中，情願割去頭髮降順，每人給與番字布絹一條，綴在領後，雖逢著別營賊，見有了番布絹綴領後，彼亦不問，任其往來。

時有三個奴賊，搜劫鄉村，有父子兄弟五人，各帶兵器，躲在西山茅屋子裡，被這三個看見，他便喝聲：「起來！跟我去！」五人相顧神沮，坐在地下，不會走動。一奴賊走向前道：「把這老的殺了，這是沒用的人。那四個有力的拿去搬運。」正來扯那老子，老子兩淚潸潸。內四人中，有一膽壯的，見扯他父親去殺，不覺的大吼一聲，跳起來，拔刀對奴賊劈面砍去。這奴賊正在扯那老子，不提防，倒被劈去了半邊臉嘴，死在地下。那三個見兄弟殺了這賊，也各跳起，拔刀向那兩個賊來戰，四人四面亂砍，兩個奴賊也被他四兄弟殺得沒手沒腳的，倒在地埃塵。他兄弟遍搜奴賊身上銀兩物件，都拿了去。然後看那奴賊還有些氣息，只是負痛走不動，一個個咽喉上搨了一刀，快哉！正是：

四野胡羌逞虎威，滿村人民絕煙輝。

無端抄掠西山上，刀砍奴兒頭血飛。

又有四五個奴賊，每一個賊，跟著一個人，方欲趕出大路，會齊各處搜來逃民，暮帶歸營。此中遂有膽力的在內，時見一奴賊縛一逃民頸同走，這逃民見山傍下是一個丈來深的坑，那逃民便飛一腳向奴賊背後一踢，這奴賊撲的一聲翻下坑去，被自己身上所帶撲刀從脅下一搨，啞啞的叫。那幾個不曉他嘴裡哼哼的，一面行，一面罵幾句去了，也不來管他。這逃民見那幾個不來救護，笑道：「我也叫這個賊囚吃我些上虧。」手拿一棍，跳下坑去，那奴賊也爬起，拔刀來鬥，不曉得脅下搨了一刀，一隻手便拿不動，只一隻手□□，且脅下疼痛，坑下又高低，被逃民舉柴棍，向胸一指，仰天跌倒，那逃民把棍向他那拿撲刀的手狠打了一個手軟，把眼一瞧，半邊面孔不知打了多少窟窿，他才走近身，奪了撲刀。那奴賊猶在地上用力一躍，怎奈手腳俱不動，逃民遂奪他的撲刀，向喉嚨一砍，嗚呼哀哉了。這人也搜了他的乾糧物件，慢慢的去。此俱同難逃民歸述實事，亦痛快人心者，因記之。正是：

奴虜何能敢逞強，逃民不禁自慌張。

盡如若人精神壯，笑掃胡兒在遠方。

那些奴賊見攻打各縣，勢如破竹，肆其哮跑。如是夜夜以所擄婦女伴著飲酒，每一奴賊則擁一女，或兩賊共擁一女，燃荒草相照，同女子酣飲，醉則擄女子滾在地上，扯開褲襠，便行雲雨，不顧廉恥，彼此鬪淫。那些女子內有堅志不從者，立殺之。眾女子見其兇猛，雖黃花女，亦惟有齧齒吞聲，任其所為而已。雲雨已罷，則在地上酣睡，鼻息如雷，醒而又抱女子為戲。

時風聞攻石門，我將侯世祿、張鴻功引兵出禦。侯世祿見賊兵至，驚曰：「賊兵強橫，賊弩利害，未可與他抵敵。」

未經對壘，先自潰散。張鴻功見侯世祿不敢抵敵，他也策馬逃竄，各自躲避去了。未知何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袁督師帥兵入衛（邸報）

卻說奴賊攻破各城，又占了石門險隘，漸逼都城。袁兵見賊越薊通，圍都城，星夜帥兵，進京入衛，□七日屯紮城外於公祠內。都城中百姓，聞袁督師兵到，民心始定。聖上遂發銀一萬兩，軍前犒賞，又差官獎諭。□九日，督師差總兵祖大壽、滿桂二人，次日廿日，列開陣勢，與奴賊城下對壘。祖大壽父子及滿桂俱披掛當先。奴賊陣內閃出虜將四人，亦堅掛相迎。督師亦身臨陣前，分撥指揮。城內軍民，無一個不喊叫求關爺顯聖，救衛生民。

話分兩頭。祖大壽父子與奴將兩下交鋒，戰至三四□合，滿桂又盡力夾擊，賊勢將潰。督師親冒矢石，催兵進前。忽城中有許多百姓，在關爺廟內，見泥馬土人遍身流汗，大呼：「關帝已顯聖助陣！」合城軍民，沒一個不歡聲四震。城外正在喊殺，聞此亦倍加賈勇。奴賊敗走，祖、滿追襲。忽見奴賊邊半空現出一員神將，隱隱雲中阻住賊兵，賊兵大潰。祖大壽、滿桂兵殺賊首級以千計，賊自相踐踏者死無數，威聲大震。是日，兵部報捷，內稱祖大壽父子忠勤可嘉云云。奴賊敗入營內，自相驚駭，也說神人助陣，致被蹂躪。

廿夜，督師與祖、滿二總兵議曰：「明日城下一戰，須埋火炮，使賊匹馬不還乃可。」祖曰：「今日挫彼賊威，明日再戰，虜可擒也。」廿一日，奴酋整敗兵，圍城搦戰。城內軍民，紛紛於關帝廟中禱祝。祖大壽父子同滿桂亦整旅出陣，袁督師親立旗麾

下，兩下又戰了一個時辰。城中百姓又見廟中泥馬土人又遍體流汗，各又歡騰，說關帝再顯靈助戰，賊將果敗走。祖大壽追斬於馬下。袁督師把旗一招，鳴鼓數聲，眾兵會意，扎住陣腳。我軍中放起火炮打去，賊聞炮聲，無不膽喪，打死三千餘人。奴賊抱鼠頭逃竄，復奔往南海子紮營。於是兵部遂上一本，飛報大捷事，內云：「袁崇煥親冒矢石殺賊，忠勇可嘉。」奉旨：「差官慰勞，賞牛酒犒軍。」內查祖大壽，追殺零賊，深入敵軍，被賊箭所射陣亡。驍將趙率教、彭守仁亦力戰被傷。然賊之勢已挫，神已阻，自是不敢復窺都城矣。是日文書房接出聖諭云：

賊眾論城，援兵在外，行糧草料，刻不容緩。

此係緊急軍務，機毫無誤，立罪不宥。

聖主之聰明睿智，明無不照已如此！當事者寧敢不效盡瘁之力，殺奴賊而始朝食哉！

□一日，奴賊已走南海子。河南巡撫范景文路擒活夷不計其數。於是賊益驚懼，范巡撫遂尊旨往涿州。京城內止正陽、宣武、崇文三門，於巳時開，未時即閉。原任山東布政米萬衝，上疏陳方略數款，云：

一用奇，以彰外拒。法在預遣大將扼其來路。必用車戰以當馬，壁箭炮安弩，仍窺所必經要處，設伏夾攻。一立標。當立三標，以別攻城之候，晝則用旗，夜則用燈。如城下有賊逼城，即舉一標，應用何物擊之；虜若登梯，即舉兩標，應用何物擊之；其一應用木石、銃炮、灰瓶之類，俱著舉標，多則多搬聚，萬一將及女牆，即三標將領曉，箭銃戈矛畢集，自保無虞矣。一明火以防夜。當千城四隅及躲傍可通照之處，用索垂下，使上見下，下不見上，則敵不敢輕攻。一鑄冰以防軟梯。奴之破邊化，以軟梯扒城。今趁極寒，令人將城濠鑿冰，取冰城頭，垂繩繫冰凍下，凍作冰城，梯自難施云云。

廿日、廿一日兩戰，奴兒敗，四散屯紮。袁督師按兵在京，不即去剿殺。時都城眾論紛紜，有論其既不能偵其來，又不能擊其入。近奉旨：不許使奴過薊。今不但不能急剿撲滅，且不能尾撓牽制，致奴如入無人之境，責將誰諉。

又云：其率兵問道入京，此更可異。夫奉命守薊，則信地一步難離，縱奴內向，而棄薊問道而來，豈別奉有旨耶？伏望速下敕旨，令其急回剿虜，以實五年滅奴之語。然未知後事何如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刑部獄囚焚監逃竄（報合叢譚）

當時逃難入京城者紛紛。左都御史曹於汴一本：嚴查保甲，務絕奸細。此俱未兩先綢繆之事，當事者所宜急也。不意其中便有預早囂入奸細周應高賊等數人，先毛文龍曾捉獻有奴長可可孤山一起解京，現監禁刑部牢內。這可可孤山聞得奴賊犯境，心中便思越獄逃竄，見獄中人役常在那裡唧唧噥噥的，愁眉皺目，可可孤山裝作不知的模樣，進前問道：「列位，這幾日如何恁的不自在，想有甚不中意的差事？」內有個性快的，卻罵兩聲，道：「都因你這一起臊驢奴圍城，耽擱得我們不自在，好受你們的氣！」

可可孤山道：「他在這裡，汨的幹得甚事，卻不是自送死？我在這牢內，蒙天朝不殺之恩，萬一逢恩，一朝赦宥，我也只想在這裡終身，難道還歸得故鄉？列位罵著我，卻不枉屈？」假作氣悶的走開去。不曉得奴賊埋有奸細，早於本月□七八日密約可可孤山等，串同牢內獄囚，於廿二日夜放火焚監，反出內應。

這可可孤山數賊，在牢日久，與這牢內死犯相信得極，每私說各囚曰：「我想咱和你們，也是天生豪傑，怎的困在恁個所在？」有個道：「是命裡招的。」有個道：「自作自受的。」可可孤山假哈哈笑道：「不濟，不濟。」有個獄囚逞出來道：「我曾殺過人來，強人妻來，怎說我們不濟？」可可孤山又笑聲道：「不濟，不濟。殺人強姦，算得甚麼豪傑？我建州夷人，人要殺他，他眼睛也是不轉動的。」那獄囚道：「恁的你如何捨不得死？」可可孤山道：「咱卻死怎的？留得咱這幾個在，還是你們的造化。」獄囚道：「莫扯淡。泥菩薩過渡，我看你自身也保不得哩！」可可孤山道：「你們口穩，同心聽我說，管教你脫了這天羅地網哩。」

那些獄囚聽得說聲「管教你脫了這天羅地網」，個個探頭向前來聽。可可孤山道：「你們都是京城管押各縣人犯居多，各各都是有父母妻子的，也聞得近日受虧的勾當否？」獄囚道：「只聽得奴人犯境，只不曉得詳細。」可可孤山道：「難怪你們在這裡快活！近來薊州、通州一帶，遵化、固安、良鄉、西山各縣村，被咱處人殺掠一空，婦人盡被咱處人耍子。便是有男子漢在家的，卻也夫不能顧妻，妻不能顧夫，子不能救其母，母不能救其子，好不悽慘人！咱處曾有細作密密報著我的實信。」

謊得那些囚犯撲簌簌的哭子叫娘的汪汪淚流。可可孤山見他們恁的傷心，曉得一定肯幫付他行事，卻又笑道：「哭怎的？幹得甚事？咱和你們也有了數年相知，也救你們出這苦海。」

眾囚道：「如何救我們？」可可孤山在破衣縫裡取出一個紙札兒，度與一個看道：「這是機密事，當不得頑。」幾個看了。

孤山道：「可是實麼？」眾囚道：「實，實，實。」孤山道：「今夜更靜，約我砍開獄門出去，他在外面應援。」眾囚盡願傾心付他。

至更闌人靜時候，可可孤山放起一點無情火，把監燒將起來，早將押牀等放了，鈕枷打開，攻壞獄牆，奸細已在外應，滿牢獄囚，盡皆逸出，可可孤山等與奸細俱各逃走。因曹御史屢屢嚴查，城中因把緝加密，囚不能逃脫城外，四散躲開。

聖上覺察，是夜急傳出聖諭：

下都察院廠衛城捕各衙門知道，聞有奸細外應，獄囚內逃，爾等立刻分佈員役，逐門挨查捕拿，如有疏放一人，官役一並連坐。該各衙門知道。

旨意一下，各官加警，四處日行搜尋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陸續就縛無疑者。時事干刑部，廿三日，刑部一本，奏為老監強賊乘機事。奉聖旨：

時方戒嚴，獄囚逃越，典守官職因何事？且既云『如法鈕鍵』，何得毀押焚監，擁眾逸去？明是怠玩，尚敢說謊支吾！

喬允升、胡世賞、敖紀榮都著革了職。其餘員役，都著看明懲處。該部督同捕坊官，上緊緝拿，及早盡獲，的著細究根由，務得實情具奏該部知道。

正是：

巧設機關欲脫淵，神奸暗把虜音傳。

誰知難逃天之網，悔卻當初聽賊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各路兵將剿禦奴酋（邸報）

話說奴賊埋伏奸細，在於城內伺候，打探刑部獄中消息。是夜奴賊埋人，在於城外用火箭射燒各處草場茅房，風聞以為城中接應之號，不知可可孤山等雖串囚越出監外，被各處巡捕得緊，不能脫身。江西御史高捷恐有疏失，上一本：賊肆火箭之毒事。奉聖旨：

各倉場巡防員役，通行申警，不得時刻疏忽。

節間火炮，各城預示嚴禁，該各衙門知道。

是日梁廷棟升兵部尚書，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總督各路援兵剿禦。

話分兩頭。奴賊自敗之後，又遇袁、滿各路兵馬分屯城外，因不敢□分逼城。時成國公朱屯兵亦在城外西南。奴賊正整兵修

容，欲圖再侵。成國公探知，埋伏來路，正逢賊眾，哨聲一呼，眾屯兵四面夾殺，斬獲多級。奏聞。即奉聖旨：

這屯軍功級，著總協查明敘賞。各衛既屬該府，還通行曉諭勸，該各衙門知道。

是日河南道李若星督兵入援，自是各處煤、米、柴、炭漸漸運入京城。先是城中米糶至□兩一擔，糶米人各正騰踴穀價，曾經梟示二人，後才糶五六兩一擔，城中稍安。又奉旨：

馬世龍著以原官總理關寧軍務，統領援兵，仍著星馳前來調度，寫敕與他。

卻說奴賊敗走，有一支尚屯在遵化城內。劉策、孫祖壽等遣率官兵攻遵化城，城不能守，奴賊遂開東西二門，死戰走脫，退守一個小圍牆孤城中。於是奴賊有紮海子者，屯別城村者，俱不能相應護。

時寧夏巡撫耿如杞打聽得奴賊整肅軍容，犒軍抹馬，曉得畢竟要入犯，不然即欲退紮別地，布了幾處弓弩，幾處伏兵，果然賊兵大舉入犯，正到伏處，忽聽哨角一響，萬弩齊發，奴賊狼藉四奔，計擒斬有千首、並首虜八百餘級，連捷兩陣。滿桂、孫祖壽、廉成等亦率兵截殺，加以銳兵追擊，奴賊拼死抵敵。滿身帶重傷，才收回兵將。風聞有將廉成、李慎殺賊陣亡。奴賊遂走離海子圍牆，哨聚潛遁西山屯紮。

廿五日，有聖旨傳諭：

總兵滿桂力戰果傷，著暫令甕城休息，還給與宿食。

又兵部一本，奏逆酋被事。奉旨：

據奏逆酋敗，截其遺孽。督師總領將士，用此奇捷，朕心嘉悅。奴如潛遁西山一帶，相機尾擊。袁崇煥、孫承宗、劉策，著偵探出奇制勝，務使匹馬不還。祖大壽子陣亡，深可憐憫，念著即與優恤，該部知道。

又巡撫耿一本：奴虜大舉入犯事。奉旨：

這擒斬千首，並首虜八百餘級，奇捷可嘉。作速伏奏升賞，不遲延。該部知道。

夫當此國家多難之日，聖上之賞罰精明，鞠躬盡力者固多，立朝君子，而乘危射利者，夫豈無貪污小人？時有坊官汪等，於民困苦之秋，尚短減民間物價。大理寺一本糾舉。

奉旨：

著錦衣衛拿在長安右門外，各打一百棍，拿去監禁，仍交法司追贓，事平發遣。

次廿六日，賊潛遁東行，掩旗息鼓而去。塘報入兵部，遂疏上聞。奉旨：

賊果東行，星夜追偵。仍分投西探，有無留伏及逃叛寇掠，確查具奏。該部知道。然奴賊以屢挫欲遁，他卻先宣言廿五日並力向京，令人不料彼為怯，而整兵自衛，不及潛掠彼後之小智矣。賊既東行，更加修飭兵馬器械之屬。

時方大任差人探奴賊消息，見酋長髮遣數□人，歸討新兵接濟，內一夷云：「新兵一時未至，近日屢被挫折，只恐各路兵到，難以抵敵。」一夷云：「我這裡須多設些虛營以疑之，候有新兵至，然後並力圍城，此增灶法也。」酋長曰：「遠水不救近火。彼知我兵少，按兵不舉，彼必來困我。俺這邊糧草全要搶掠，一日不出兵，則少一日糧草，是坐以待死，不如一面取討新兵，一面攻城掠鄉，則彼不疑我為怯，猶或可以相拒無患。」眾皆曰：「大都督果妙計也。」

是日上召兵部袁崇煥、尚書申用茂平台召對。賜袁崇煥貂裘盔甲。未知後來虜情叵測何如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高敬石伙響馬殺賊（叢譚）

卻說北地一路，最多響馬強盜。這響馬，常在大路山僻處躲閃，見客人有包袱鞋襪者，他便一箭射在他耳朵邊過，客人曉得，即要放下包袱鞋襪，憑他拿去，不肯與他的，他第二箭便射著他肩膀，強奪了去。近奴賊犯順，這些響馬便也乘亂猖狂，四處搶奪逃民物件。

時有一個響馬，姓高，名敬石的，是響馬中最有手段頭目，哨多響馬，在嶼山上橫行劫擄。風聞先有一翰林家眷，在嶼山被高敬石一起殺了。高敬石是個有見識的強盜，對著伙道：「這卻不停當，事平日，他怎肯與我們甘休？那個不知道是響馬強盜殺死？我和著你們，再嘯聚百數人，同心滅虜，將功贖罪，才是穩當著數。」商量定了，統了百數響馬，手帶戔刀弓箭，各跨了自家走熟的馬匹，凡遇著奴賊擄掠鄉村，便把來射殺。

這些響馬的馬，與韃子的馬不同，韃子的馬雖好，路卻不熟，他們的鎮日在北地路上山裡跑得久幹，所以奴賊收他的虧，常常殺死□把個，卻不甚多，獻不得功。那奴賊被他弄殺兩遍，也曉得他是強盜，不來惹了。高敬石心生一計道：「須引他大眾來山裡，才拿得他；若是大營，我們怎奈他何？不如和你們合些麻藥，放在酒裡，只作我們自家飲的，哄他來山內，我們故意假敗，他必然奪我們這酒吃，麻翻的麻翻，然後四面亂箭射去，不怕他一個個不死在我手裡。」大眾道：「此計卻好，只是他常被我們殺贏，又曉得我們作這勾當的人，沒東西到他劫，他因此上不來和我們鬥。」

高敬石道：「想奴賊只那大都督營內巡捉嚴緊，別酋長營便少提防。我伙有手段高的，尋一個半夜偷入他營內，刺殺一個，奪他些小物事，跨馬走上山來，他必然怒起，率眾來報仇，埋伏殺他何難！」

遂在伙內問取有會弄時遷勾當的否？便有一個響馬技癢，向前道：「咱願行。」高敬石道：「須仔細。」那響馬道：「不妨得。」半夜驚至賊營，見一所大房屋，他心道：「這畢竟是一個酋長住處了。」前門有人巡捉，他悄悄偷在外面，要進那房子去。時月又黑，那響馬取出蹣蹣作怪的動作，一掛掛在屋簷上，從上打一盤，盤在屋上，從天井裡一跳，跳將下去，也有幾多賊都睡熟了，見一個大房間，想是酋長住宿。走到房門前，一帶黑油紙檻窗，把那白紙糊著。那響馬揭起紙，把小鋸兒鋸將兩條窗柵下來，探身而入，走到牀邊，那酋正睡醒。那響馬便輕爬在牀後，學一會老鼠，脫下些屋塵，撒在酋長眼裡、鼻裡，那酋長打了幾個噴嚏。你道那屋塵是甚麼？那便是迷人作怪的藥。那賊酋果然轉身，朝裡睡了。那響馬便爬過來，取出一把小小尖刀兒，摸著咽喉，的一聲插在賊酋喉內，那賊卻嗚呼哀哉死了。他向牀內一摸，摸著一鞋襪，好生重來。他挨身從窗裡走出，然後把那鞋襪拿出。行到後門，走出營外，把鞋襪安在馬上，大喊了幾聲：「劫營！」慌得各營都起來看，卻沒動靜，只見那被盜的營，喊叫：「不好！不好！寨主被細作刺了！」鬧到天明。

那響馬跑回山寨內，對大眾說了詳細。高敬石早已辦了廿零桶酒，一半投了麻藥，一半不投麻藥。擺了廿□來桌菜餚，羊肉包兒，團團在那裡吃，等候酋賊。不兩個時辰，奴賊果率了四五百人，殺至山上。眾響馬假作不準備的，掩馬四散走去。奴賊見了這酒，便欲啜下肚去，一夷道：「且莫吃，不要中他的毒。」一夷道：「把來對著他桌子碗內的，對一對酒顏色兒，嘗一滴酒味數兒，若是酒色同味同，我們便放心吃了。」那眾賊正在寒冷，見這熱烘烘的酒，巴不得一溜的灌在肚裡，都走上飲兩三杯的，四五杯的，嘎了幾個羊肉包兒，正在笑講。忽高敬石們，驚見奴賊吃了他的酒羊肉包，知中了毒，哨進各響馬。奴賊聽得哨聲，急跨上馬來，卻是手軟腳酸的爬不上馬，大家都喊聲：「中了計！中了計！」有百多人不曾被酒麻的，舉戈來鬥，怎當得響馬？忽兩三匹馬在前，忽兩三匹馬又在後，忽兩三匹馬在左，忽兩三匹馬又在右，跑來跑去，不像廝殺模樣，但見左右前後弓箭兵兵的響，又沒個箭射來。奴賊道：「這響馬強盜，空手無箭，敢發空弦哄我？惱不過，個個大吼，四面趕殺。這些響馬卻認定奴賊一個一箭射去，矢無空發，倒被響馬零星射死四五□人，餘皆走回大營。眾響馬然後把那麻翻的賊，盡情割下頭來，把進一數，足足三百零幾顆頭，眾皆大喜，星夜進京，獻上三百首級，獻功免罪。風聞，奉旨：

仍令剿殺。

未知後事何如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馬都督炮擊奴賊兵（報合叢譚）

卻說奴賊被耿巡撫及各官兵連日又贏了數陣，本月廿七日，復大舉賊兵，前來攻城，在廣渠門迤南八鋪。時右軍都督同知馬世龍，早已探知賊要來攻城，又遣人哨探賊用何器具，以便堵擊。哨探人查得奴賊帶的攻具係是餓炮、火箭、布梯、投牌等物，報知馬都督。賊漸近城，馬都督親率炮手楊黃鳳，把火炮預置各處。這所埋伏的炮，大的名叫作破虜大將軍，次些的名叫作並勇誅滅炮。賊抵城外攻城，馬都督帥師兩下對壘，我官兵個個奮勇爭先。賊見官兵奮勇，正欲撥回兵眾，馬都督傳下號令，楊黃鳳等便將大將軍並勇誅滅等炮，放將起來，只見西北上響聲如雷，望奴賊打將過去，打倒人標旗三桿，唬得奴賊各各拼命逃生。馬都督遂率兵並力追趕，奴賊望東南奔逃，把那些布梯、投牌紛紛丟棄，沿路喊叫：「避炮！避炮！」直走至□里河下營。賊死甚多，梯牌不計其數。馬都督隨即差撥人役，夜探賊情。

那些賊回到□里河屯紮，還有多少打壞腳的，打壞手的，在那裡負痛涕泣。一賊云：「若走慢些兒，便天靈蓋也把來打碎，莫想是有個命。」一賊云：「不曾防得，因此被他打了這腳，喜得在皮上打一個窟窿穿過；若是打在骨上，便打折了這雙腳，莫想有些用。」一賊云：「利害！利害！待稟過大都督，放我們這幾個受傷的免出差，養養手腳，好討些草藥兒敷敷痛處。」大眾被銃傷不曾死的，都在那裡咬著牙根，摸手摸腳的嘍嘍叫。一賊道：「那個去稟大都督？掠來的火酒，叫他賞些我們吃吃醉，省得疼的。」一賊道：「若去稟他，畢竟道：『殺不會殺，難道跑也不會跑？還敢來我這裡討酒吃？』卻不掃興！」正在那裡言三語四，忽聽得營內傳聲搜營，恐有細作內藏。哨探人聞得，即悄悄回報。

時馬都督已探得奴賊事情詳細，遂撥施洪謨、袁信名下槍炮手，吩咐排列東西路上，道：「若遇賊，即出奇堵擊，定要教他死無葬身之地。」正是：

我兵從來號天威，談笑滅奴解四圍。

炮聲如雷虜魂奪，恰似杜鵑帶血飛。

時京城內見賊屢挫折，民心已固，奴亦知懼。第柴炭錢糧等物，尚未運進。本日兵部一本，奏稱庫藏匱極。奉旨：

這柴炭果直及協銀兩，著該司道府，依限解進，不得借口兵阻，任意耽延。仍填冊稽查，違者參來重治。該部知道。

當時直隸巡按李玄督，查得庫藏匱乏，召集各衛曰：「奴賊四處害民，各處錢糧，俱未見陸續進京，依著本院看將起來，『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』向我們為官的，策名清時，猶受國家深恩，共宜體在三之節，效致身之誼，是人臣本等事。語有云：『苟利社稷，生死以之。』勸爾各衛，凡力可揜俸糶豆者，不論多寡，先克目下之用，本院當代疏聞，此亦急公之念，為臣子者自不可少。

本院願為倡率，爾各人意下何如？」各衛官員聽得，皆道：「我輩踐土食毛，涓滴皆天恩。既蒙曉諭，寧敢自外？」於是糶有許多豆，咸願急公。李巡按即題一本云：「各衛破格急公事上奏。」奉旨：

李玄督率各官急公糶豆，即屯糧官，俱著紀錄。豆著查收，事平償還。

正是：

急公自是人臣事，聊效芹獻亦要圖。

償價猶切明聖念，感恩誰不願捐軀。

風聞奴賊被馬都督銃打逃走。賊分兵又往西大安口等處去，處處俱有兵馬堵截，進退無路，只在寵葛莊各鄉搶劫。

未知何如？且看下回分解。